

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徐志平 著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清初前期話本小說
之研究

徐志平 著

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

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

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

／徐志平著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
臺灣學生，1998 [民87]
面：公分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15-0893-4 (精裝)
ISBN 957-15-0894-2 (平裝)

1.中國小說 - 歷史與批評 - 清 (1644-1912)

820.9707

87011267

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

著者：徐志平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孫善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二三六三四一五六

傳真：二三六三三三四

本書局登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記證字號

印刷所：宏輝彩色印刷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
電話：二二二六八八五三

定價
精裝新臺幣七五〇元
平裝新臺幣六七〇元

西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版

82095

有著作權・侵害必究
ISBN 957-15-0893-4 (精裝)
ISBN 957-15-0894-2 (平裝)

自序

在古典小說的研究版圖中，從晚明到清代的話本小說是一個不小的缺口。造成此一缺口的原因十分複雜，有客觀的政治因素（如禁毀），也有主觀的小說本身因素（如話本文體的沒落）。先是這些因素造成版本大量散佚，既而因為見不到、不了解而產生隔膜、誤解。民國以後，《三言》和《二拍》陸續從國外影印回來，很快就引起研究風潮，尤其是《三言》，根據繆詠禾先生在《〈三言〉研究尋求突破》一文中的估算，到一九八七年為止「學者研究所得，總計約有近十本專著和三百多篇論文。」加上這十年來的研究成果，論文數量當更為可觀。可見即使是有價值的文學作品，仍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巨大影響，如果當時沒有將《三言》引回國內，學者便只能就保存在《今古奇觀》中不到六分之一的二十九篇小說憑空猜想原著的全貌了。

《三言》和《二拍》經過學者們長時期的努力，已經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以及應有的評價。其他明末的話本集早年則只有《西湖二集》稍引起注意，有阿英、戴不凡兩位先生撰文討論過，其他各集則少有人聞問。近年來比較幸運的一部是陳慶浩先生在韓國發現的《型世言》，此書經陳先生的撰文推介後，在國外已有博士論文深入探究。另一部是筆者研究過的《石點頭》，其實這些年來我蒐集了不少新資料，對《石點頭》還可以進一步討論。到了最

近幾年，出現了幾本碩士論文，探討了《鼓掌絕塵》、《歡喜冤家》等話本小說專集。此外，晚明話本小說尚待處理的，還有大約十部左右。

清明末已是如此，清代的話本小說更為寂寞，蔡國梁先生在《從〈照世杯〉到〈躋春台〉》一文中說：

一些重版新刊的文學史與小說史每每敘至明擬話本為止，或稍帶提一下明末清初的一些擬話本集，下文便沒有了，都成了斷尾巴蜻蜓。如果要寫一部中國白話小說史或話本發展史，這樣能行嗎？……從清初到清末，擬話本的創作沒有停止過。雖然創作筆記小說與長篇小說成爲主要潮流，它們本身的成就也在明擬話本之下，但這二三百年寫就的數百萬字的作品，決不可能一無是處。它既是新的歷史時期的產物，總會有點現實的影子，它既承襲宋元話本和明擬話本而來，也會在藝術上有些出新。總而言之，清擬話本應該有自己的面貌，自己的特色。

不錯，清代的話本小說明明存在，而且是大量存在的，不應視而不見，更不該全盤否定。不去認識它們，怎能知道它們是否真的一無是處？像馬幼垣、劉紹銘二先生在爲《中國傳統短篇小說選集》所寫的〈導論〉中，竟說：「有清一代，再沒有話本這類白話小說出現了，而民間亦不見有重要的集子流傳。」其實，許多話本小說集在清代的禁毀書目中一再出現，側

面反映了它們在民間流傳的情形，而清代的話本小說也有小部分（如《豆棚閒話》、《照世杯》、《西湖佳話》、《娛目醒心編》、《今古奇聞》）早已著錄在鄭振鐸的《明清二代的平話集》中，馬、劉二先生的「有清一代，再沒有話本這類白話小說出現」一語，十足表現了學者對清代話本小說的忽略與漠視。

清代話本小說因忽略、漠視而遭到冷落、誤解，有必要加以全面、深入探討，以呈現其真實之面貌、發掘其蘊藏的價值。筆者在六、七年前即決心窮數年之力，將清代的話本小說進行全面的探討。當時，國內研究明清話本小說的環境還相當惡劣，取得版本已十分困難，更別提相關的參考資料了。為此，曾赴上海圖書館、北京首都圖書館、大連圖書館，以及北京的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處察看、抄錄資料，其中，以在上海圖書館看到的《躋春台》（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古本小說集成》），以及社科院看到的孤本《五更風》（後亦收入《古本小說集成》，但已漶漫不清）最有價值。

後來，許多海內外版本陸續影印刊行，如臺灣天一出版社的《明清善本小說叢刊》正、續編，北京中華書局的《古本小說叢刊》四十餘輯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古本小說集成》一至五批。數百年來散落在海內外的古本、孤本話本小說，除了目前行蹤成迷的《金粉惜》（此書李田意先生二十幾年前還曾在日本見到，而日本學者大塚秀高先生說該書現在已經佚失了，誠可歎惋）之外，都至少可以看到影本了，初步解決了清代話本小說研究的版本問題。目前可考的清代話本小說數量雖然只有四十幾部（包括選集），但時間跨越了兩百五十

多年（最後一部話本小說集《躋春臺》序於光緒二十五年），而大多數的作品又都作者不詳、刊行年代不明，需要一一考證，之後又須分階段比較、歸納、分析，以論其發展與影響，想用個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誠屬不易。因之，筆者原想全面探討的計劃不得不加以縮減，乃先就「清初前期」的部分進行研究。

雖然已經將研究範圍縮小到清初前期的四十年，然而從草擬大綱、蒐集資料到完成寫作，前後還是花費了六年的光陰。雖然，其間曾經分出精神，編寫了一本《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》（洪葉文化公司，已修訂三版），又和中正大學黃錦珠教授合寫了《古典新視窗——明清小說》（黎明文化公司），但念茲在茲的，還是清初話本小說的種種問題。特別是版本的考證，我發現許多學者對小說版本的考證是不夠精密的，例如單憑一句「不避玄字」，就斷定為康熙（漢名玄燁）以前的刊本，不知道康熙前期避諱並不嚴格，據專家研究，清刊本避「玄」字是康熙中期以後的事，兩岸學者因此而誤判小說年代的情形還真不少。考證是一切研究的基礎，考證不精，在討論小說的發展、演變、影響時就會做出錯誤的結論。當然，形式和內容的探討是論文的主體，本書並沒有本末倒置。至於花費很多精神力氣去進行考證，並製作表格、為小說分類、討論主題意識、社會背景等，是希望研究成果可以為後繼的研究者奠基，因為這些文化遺產不是我個人的，期望繼我之後還有更多同好投入其中，早日將古典小說研究版圖中的此一缺口填補完善。

去年六月通過學位考試後，半年來對論文又進行了不少修改。尤其整個題綱做了大幅的

更動，這是楊昌年老師在主考我的論文時所提出的修正意見，比我原先凌亂的綱目好太多了，在此向楊老師致謝。還要感謝預審我論文的羅宗濤老師和張健老師，他們指正了不少論文的缺失，並提供了許多參考資料；論文口試時，除了楊老師之外，康來新老師、郭玉雯老師也提供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。我參酌這些意見，對論文做了不少修正，但有些建議是一時無法做到的，如康老師和郭老師希望我對文本做更深入的析論，這只有等待來日了。

論文即將付梓，六年博士班生活的點點滴滴油然浮現眼前：吳宏一老師的親切指導，引我正式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；與同窗友徐聖心、廖肇亨朝夕相處的兩年也很令人難忘，由於他們的啓發，使我對哲學、藝術和電影有了粗淺的認識。

學術著作出版不易，感謝學生書局願意印行本書，也要感謝好友欽忠再次爲我題字，使封面生色不少。更希望閱讀本書的博雅方家，給予我批評和指正！

徐志平

序於國立嘉義技術學院 一九九八年二月

近幾年，出現了幾本碩士論文，探討了《鼓掌絕塵》、《歡喜冤家》等話本小說專集。此外，晚明話本小說尚待處理的，還有大約十部左右。

明末已是如此，清代的話本小說更為寂寞，蔡國梁先生在〈從《照世杯》到《躋春台》〉一文中說：

一些重版新刊的文學史與小說史每每敘至明擬話本為止，或稍帶提一下明末清初的一些擬話本集，下文便沒有了，都成了斷尾巴蜻蜓。如果要寫一部中國白話小說史或話本發展史，這樣能行嗎？……從清初到清末，擬話本的創作沒有停止過。雖然創作筆記小說與長篇小說成為主要潮流，它們本身的成就也在明擬話本之下，但這二百年寫就的數百萬字的作品，決不可能一無是處。它既是新的歷史時期的產物，總會有點現實的影子，它既承襲宋元話本和明擬話本而來，也會在藝術上有些出新。總而言之，清擬話本應該有自己的面貌，自己的特色。

不錯，清代的話本小說明明存在，而且是大量存在的，不應視而不見，更不該全盤否定。不去認識它們，怎能知道它們是否真的一無是處？像馬幼垣、劉紹銘二先生在為《中國傳統短篇小說選集》所寫的〈導論〉中，竟說：「有清一代，再沒有話本這類白話小說出現了，而民間亦不見有重要的集子流傳。」其實，許多話本小說集在清代的禁毀書目中一再出現，側

面反映了它們在民間流傳的情形，而清代的話本小說也有小部分（如《豆棚閒話》、《照世杯》、《西湖佳話》、《娛目醒心編》、《今古奇聞》）早已著錄在鄭振鐸的《明清二代的平話集》中，馬、劉二先生的「有清一代，再沒有話本這類白話小說出現」一語，十足表現了學者對清代話本小說的忽略與漠視。

清代話本小說因忽略、漠視而遭到冷落、誤解，有必要加以全面、深入探討，以呈現其真實之面貌、發掘其蘊藏的價值。筆者在六、七年前即決心窮數年之力，將清代的話本小說進行全面的探討。當時，國內研究明清話本小說的環境還相當惡劣，取得版本已十分困難，更別提相關的參考資料了。為此，曾赴上海圖書館、北京首都圖書館、大連圖書館，以及北京的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處察看、抄錄資料，其中，以在上海圖書館看到的《躋春台》（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古本小說集成》），以及社科院看到的孤本《五更風》（後亦收入《古本小說集成》，但已漶漫不清）最有價值。

後來，許多海內外版本陸續影印刊行，如臺灣天一出版社的《明清善本小說叢刊》正、續編，北京中華書局的《古本小說叢刊》四十餘輯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古本小說集成》一至五批。數百年來散落在海內外的古本、孤本話本小說，除了目前行蹤成迷的《金粉惜》（此書李田意先生二十幾年前還曾在日本見到，而日本學者大塚秀高先生說該書現在已經佚失了，誠可歎惋）之外，都至少可以看到影本了，初步解決了清代話本小說研究的版本問題。目前可考的清代話本小說數量雖然只有四十幾部（包括選集），但時間跨越了兩百五十

多年（最後一部話本小說集《躋春臺》序於光緒二十五年），而大多數的作品又都作者不詳、刊行年代不明，需要一一考證，之後又須分階段比較、歸納、分析，以論其發展與影響，想用個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誠屬不易。因之，筆者原想全面探討的計劃不得不加以縮減，乃先就「清初前期」的部分進行研究。

雖然已經將研究範圍縮小到清初前期的四十年，然而從草擬大綱、蒐集資料到完成寫作，前後還是花費了六年的光陰。雖然，其間曾經分出精神，編寫了一本《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》（洪葉文化公司，已修訂三版），又和中正大學黃錦珠教授合寫了《古典新視窗——明清小說》（黎明文化公司），但念茲在茲的，還是清初話本小說的種種問題。特別是版本的考證，我發現許多學者對小說版本的考證是不夠精密的，例如單憑一句「不避玄字」，就斷定為康熙（漢名玄燁）以前的刊本，不知道康熙前期避諱並不嚴格，據專家研究，清刊本避「玄」字是康熙中期以後的事，兩岸學者因此而誤判小說年代的情形還真不少。考證是一切研究的基礎，考證不精，在討論小說的發展、演變、影響時就會做出錯誤的結論。當然，形式和內容的探討是論文的主體，本書並沒有本末倒置。至於花費很多精神力氣去進行考證，並制作表格、為小說分類、討論主題意識、社會背景等，是希望研究成果可以為後繼的研究者奠基，因為這些文化遺產不是我個人的，期望繼我之後還有更多同好投入其中，早日將古典小說研究版圖中的此一缺口填補完善。

去年六月通過學位考試後，半年來對論文又進行了不少修改。尤其整個題綱做了大幅的

更動，這是楊昌年老師在主考我的論文時所提出的修正意見，比我原先凌亂的綱目好太多了，在此向楊老師致謝。還要感謝預審我論文的羅宗濤老師和張健老師，他們指正了不少論文的缺失，並提供了許多參考資料；論文口試時，除了楊老師之外，康來新老師、郭玉雯老師也提供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。我參酌這些意見，對論文做了不少修正，但有些建議是一時無法做到的，如康老師和郭老師希望我對文本做更深入的析論，這只有等待來日了。

論文即將付梓，六年博士生活的點點滴滴油然而浮現眼前：吳宏一老師的親切指導，引我正式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；與同窗友徐聖心、廖肇亨朝夕相處的兩年也很令人難忘，由於他們的啟發，使我對哲學、藝術和電影有了粗淺的認識。

學術著作出版不易，感謝學生書局願意印行本書，也要感謝好友欽忠再次為我題字，使封面生色不少。更希望閱讀本書的博雅方家，給予我批評和指正！

徐志平

序於國立嘉義技術學院 一九九八年二月

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

目 錄

自序

I

緒論

一

一、所謂「清初前期」

一

二、什麼是「話本小說」

七

第一篇 總論

第一章 清初前期話本小說考論

一五

第一節 現存清初前期話本小說總集、專集考論

一五

第二節 清初前期話本小說選集考論

八三

緒論

一、所謂「清初前期」

先說「清初」。

梁啟超將清代學術分爲四期，即：啓蒙期、全盛期、蛻分期、衰落期。啓蒙期的代表人物是顧炎武、胡渭、閻若璩等清初學者，全盛期的代表人物爲惠棟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氏父子等乾嘉時期考證學的「正統派」^①。後兩期與本論文無涉，茲不論。據前述之分期，則梁氏所謂「啓蒙期」的「清初」，指的是滿清入關後到乾隆初年之間的一百年左右^②。此說經

① 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臺北，水牛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）頁六一八。

② 乾嘉時期是學術上的概稱，不是確切的年代分期，故不能以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當作起點。如果以惠棟（一六九七—一七五八）爲乾嘉學風之始，惠棟卒於乾隆二十三年，享年六十二歲，以其中年計，則乾嘉之學當始於乾隆初年。而勞思光先生認爲乾嘉之學當以戴震爲代表人物，戴氏之外，則當自戴氏之前的江永（一六一—一七六二）開始，見《中國哲學史》（臺北，三民書局，一九八四年）頁八二〇。江永的代表作《音

常為以後的學者所採用，例如蕭一山《清代通史》第七篇〈清初學術思想之大勢〉以清初為「明學的反動期」，而乾嘉為「清學的全盛期」，其論清初，亦指從滿清入關到乾隆初年這段期間，因其第三十四章論清初文學時，將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列入討論^③，而《儒林外史》約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之間^④。有些學者或將乾隆初的這幾年不計，如馬積高《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》一書便直接以「清朝入關以後到雍正約九十年的時間」為「清初」^⑤，《明清啟蒙學術流變》一書的作者蕭蓬父、許蘇民也將「從南明弘光、永曆到清康熙、雍正，一七世紀四〇年代至一八世紀三〇年代」這段時間視為一個階段^⑥。可見，將滿清入關後的九十年到一百年左右視為一個學術發展的階段，是許多學者的共同意見。此一階段從政治、社會方面看，是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戰火中備受摧折而後又艱難恢復和發展的階段，是清王朝重建專制主義的政治的文化統治的階段。」^⑦

學辨微》撰成於七十九歲那一年，即乾隆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）（以上有關惠棟和江永生平，見王昶《惠先生墓誌銘》）、《江慎修先生墓誌銘》，載錢儀吉《碑傳集》卷一百三十三，北京中華書局標校本，頁三九九—三九九〇）則乾嘉學風當始於此時前後。

③ 蕭一山《清代通史》（臺北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五年）頁一〇七四。

④ 鄭明珮《儒林外史研究》（臺北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二年）頁三〇。

⑤ 馬積高《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》（長沙，湖南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）頁一。

⑥ 蕭蓬父、許蘇民《明清啟蒙學術流變》（瀋陽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，頁四。

⑦ 同前註。

再說「清初前期」。

清初是一個從破壞到建設的階段。對江南的經濟、文化來說，清兵南下誠然為一大浩劫，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江陰屠城等慘無人道的劫掠殺戮，斑斑史冊，不容磨滅。事實上，史所未載而一般文獻不敢載的屠戮，還不知道有多少，詳見謝國楨〈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及其遲緩發展的原因〉、〈清初利用漢族地主集團所施行的統治政策〉，陳生璽〈剃髮令在江南地區的暴行與人民的反抗鬥爭〉等文章。^⑧謝先生說：「清政府雖有革除明朝弊政的一面，但其燒殺擄掠的情況也不必為之諱掉。」^⑨蕭楚父、許蘇民也說：「在征服南中國的過程中，清軍所到之處，燒殺搶掠，廣州等城市都先後遭到屠城的劫難。農業遭到的破壞也極其嚴重，順治八年（一六五一）清王朝頒布的在籍土地數額僅有二百九十餘萬頃，只相當於明朝的三七—三八%，大量的土地荒蕪。」^⑩為了破壞後的重建，順治年間推行了一連串的經濟政策，如招民墾荒、軍隊屯墾、獎勵地主開墾等。在文教方面，除了很快就進行開科取

⑧ 謝國楨二文載《明末清初的學風》（台北，仲信出版社，一九八〇年）一書，陳生璽之文載《明清易代史獨見》（鄭州市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）一書。

⑨ 同前註所引謝氏書，頁七七。

⑩ 同註六引書，頁二六八。

士之外，順治還致力於崇儒興學，不但注重經筵日講，又崇祀孔子、推廣教化^⑪，頗能收到拉攏讀書人以及安定民心之效。然而在此同時，清廷又推行圈地、投充、追捕逃人、嚴懲窩主等大的弊政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鬥爭，嚴重影響了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。順治十四年的「科場案」，十八年的「通海案」、「哭廟案」、「奏銷案」，予江南士紳以無情的打擊，「順治十八年間，國內戰爭頻繁，經濟凋敝，政局動蕩，客觀的歷史環境，限制了清初政治的發展。」^⑫總之，順治在位的十八年是在擾攘不安中度過的。

康熙皇帝在康熙六年親政，之前為以鰲拜為首的四輔臣輔政時期。此一時期雖然在軍事上、處理逃人等問題上也有所建樹，但由於四輔臣的頑固、守舊以及鰲拜的殘暴，造成了不少新的破壞。康熙二年的「莊廷鑑《明史》案」、五年的「圈換土地事件」，都加劇了滿漢之間的對立與矛盾。四輔臣「反對尊崇儒術、學習漢族文化，不注重改善滿漢關係。加以治理無方，終於形成『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』，『職業隳廢而士氣日靡』，『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』，『風俗僭侈而禮制日廢』的局面。朝中弊端叢生，各省『逮至輔臣時，自用張長庚……等匪人以來，擾害地方，以致百姓困苦至極。』」^⑬順治年間有關文教方面的建設，幾乎都

⑪ 王爾敏《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》，載《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—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，聯經出版公司，一九九五年），頁二五九—二六六。

⑫ 《中國史稿》（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第七冊，頁一〇三。

⑬ 同前註引書，頁一一〇。